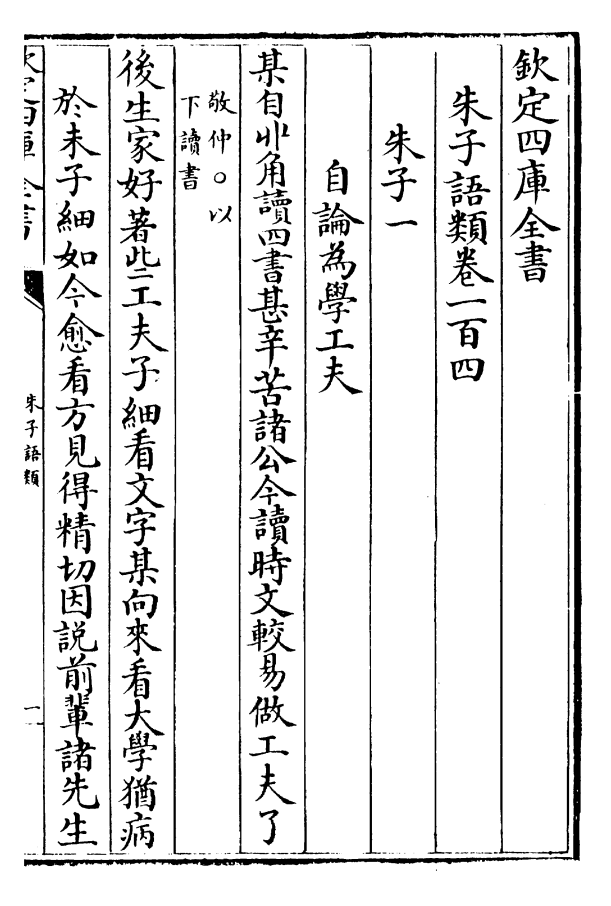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

朱子一

自論為學工夫

某自𠀆角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文較易做工夫了敬仲○以下讀書

後生家好著些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

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木之

某向丱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 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楊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細於義理之文亦然極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 楊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秖讀中庸讀論語則秖讀論語一日秖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道夫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

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其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文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

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

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

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

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

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不了何益

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涯只

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

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

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兹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

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木之

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

是表裏内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柰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没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胷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胷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

識高明因説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冐中判然矣因説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説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

證見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著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著地竟有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木之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壯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

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録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難處用工不肯向平易處用工故見如此難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大雅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

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愨實處方已 僩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

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過

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禀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 德明

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其直是下得工夫 義剛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闊略後

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此因有獻易說多失

伊川精意而言○賀孫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學蒙

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曾

吉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著工夫看它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

閒非没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

畢竟麤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履孫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

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

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文蔚

看道理若只恁地説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

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

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

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義剛○以下窮理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其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温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廣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為公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工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大雅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

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别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静静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寛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歛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徃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

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己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

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賀孫

棊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胷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恪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詠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

静以為理是静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静應物時動静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静初尋得箇動静意思其樂甚乖然却一日舊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横渠書自不入也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自謂云爾○方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

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别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德明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説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説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道夫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

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胡泳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 節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

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其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可學○論傳授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

好古敏求顔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荅顔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説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顔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説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説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

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
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
味顛蹷没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
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
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
後生輩如此顛蹷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
説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
不説破處他所以不説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

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閒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

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

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 德明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揚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

了

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方子

與范直閣説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概也是然説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别淳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僩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

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賀孫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髪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髪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説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

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茍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

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僴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

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

今人大抵偪塞滿胷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

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盖知未至雖見人說

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

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夫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伯羽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

會不得死又却可惜士毅〇丙辰冬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静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静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

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於上面但覺透得一半○賀孫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夔孫

某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當夜說話氣力比常時甚微看也看不得了行也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辦了諸公勉之僴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

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為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慨然欲學聖人○僩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旦書於藏書閣下東楹○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强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

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强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僩○以下雜記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

了却覺得心下鬆爽　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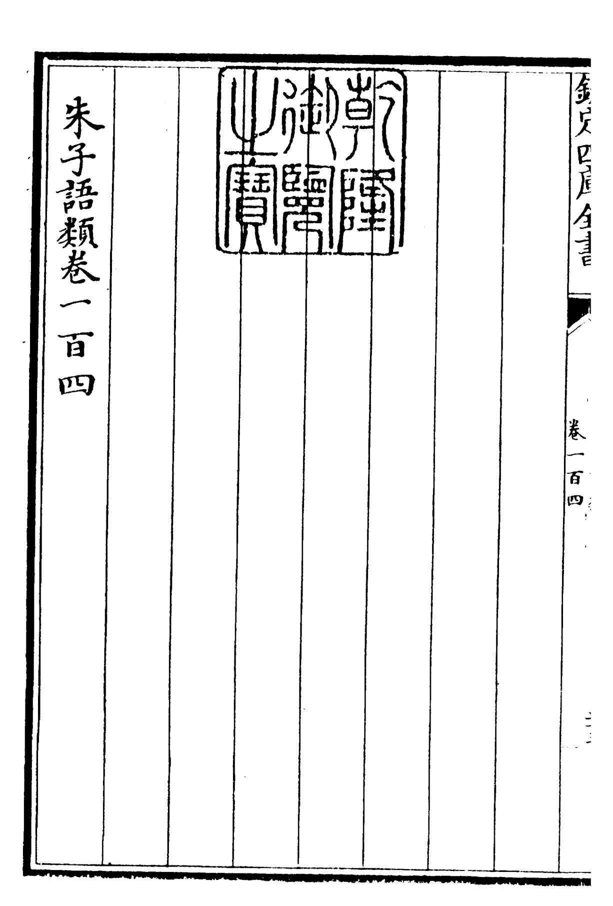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　閎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為人所託乃為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　可學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彖辭暗地默數只有五箇某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

說記不得只記得五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畫得卦銖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録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朱子語類卷一百五

朱子二

論自注書

揔論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甚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

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
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
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
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
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
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
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秖是為
卜筮設故秖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秖有利貞更無

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

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卻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　道夫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　方子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

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賀孫

其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輕改當觀所以改之之意節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道夫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

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大雅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小學之書

問小學云德崇業廣曰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

燾

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象是武王樂曰注勺籥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温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小兒子不要太煖内則亦是小兒不要著好物事璘

問小學舉内則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先生注云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請問

不過物之義曰方物謀慮大概只是隨事謀慮植

方物出謀發慮方猶對也只是比並那物如窮理一般

也淳

和之所問小學方物之義乃是第二條莫只且看到此

某意要識得下面許多事和之因問五御中逐水曲

及過君表等處先生既荅曰而今便治禮記者他也

不看蓋是他將這箇不干我事無用處便且鹵莽讀

過了和之云後當如先生所教且將那頭放輕曰便

放輕也不得須是見得這頭有滋味時那頭自輕時舉

問小學立教篇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後面八刑糾萬民却無不友之刑雖有不弟之刑又注云不敬師長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看且看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且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便是作之師僩

楊尹叔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注恪為恭敬如何曰恭敬較寛便都包許多解恪字亦未盡恪是恭敬

中朴實緊切處今且恁地解若就恭敬說則恭敬又別恭主容敬主事如居處恭執事敬之類安卿問恪非所以事親只是有嚴意否曰太莊太嚴厲了寓

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難行處曰愛敬與他為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尺度須是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敬倪

葉兄問小學君師父三節曰劉表遣韓嵩至京師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

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便是此意卓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就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子蒙

問疑事毋質經文只說疑事而小學注云毋得成言之

何也曰質成也成言之皆古注文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已意斷了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意否曰是從上文來都是教人謙退遜讓賀孫

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無此爾淳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内言不出於閫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義剛

近思錄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閎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振

近思録大率所録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揚

近思録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壽昌

鄭言近思録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説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録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賀孫卓同

或問近思録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録又難看賀孫

近思録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説去可以遊心道夫

看近思録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㚟卿近思録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説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説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

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驤

因論近思録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文蔚

因說近思續録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辦僩

論語或問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

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節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氷

孟子要指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脉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

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脉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絶之以不為當初也已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温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

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廹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

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著這字便說出這字也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

無别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説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賀孫

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説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賀孫

中庸集略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説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們説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略更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説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説得似好而又説從别處去底然而看得他們説多却覺煞得力義剛

仁説

仁説只得前一截好閎祖

仁說圖

仁

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元亨

利貞

人

之所得以為

便是天

地之心

心

未
已
發
之前
之際

是以無所不統
涵育渾全

仁則包乎四者
四德具焉而惟
四端著焉而惟
惻隱則貫乎四端

是以周流貫徹
無所不通

所謂
生之
性
情之
愛
理之
發之
仁
體之也
用之也

專言則未發
偏言則仁
是體
已發
惻隱
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
克己復禮為仁也
蓋公則
仁仁則
愛

孝弟其用
也而
恕其施
也
知覺乃智
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殺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　僩

問先生仁說說存此者也不失此者也如說行此則仁

在其中非仁也曰謂之仁固不可謂之非仁則只得恁地說如孟子便去解這仁字孔子却不恁地節

敬齋箴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個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誘道夫

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

巷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忘動也敬仲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又問敬齋箴蟻封曰蟻垤也北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小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鸛鳴于垤垤

即蟻封也天陰雨下則蟻出故鸛鳴于垤以俟蟻之出而啄食之也王荆公初解垤為自然之丘不信蟻封之說後過北方親見有之遂改其說僴

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便是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叄勿二以二勿叄以三是不要二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淳

問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何分别

曰都只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一箇事又添一箇便是來貳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來叅他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做南去又要做北去皆是不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三下面說箇心不走作寓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廹之意欲先生添數句曰如何解廹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廹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嚴廹然後勸他勿廹切

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　僩

六君子贊

勇撤皐比說講易事　閎祖

通鑑綱目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頭

亢脳如摶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

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録作此時便是無統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

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黄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義剛録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録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淳○義剛同

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

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聦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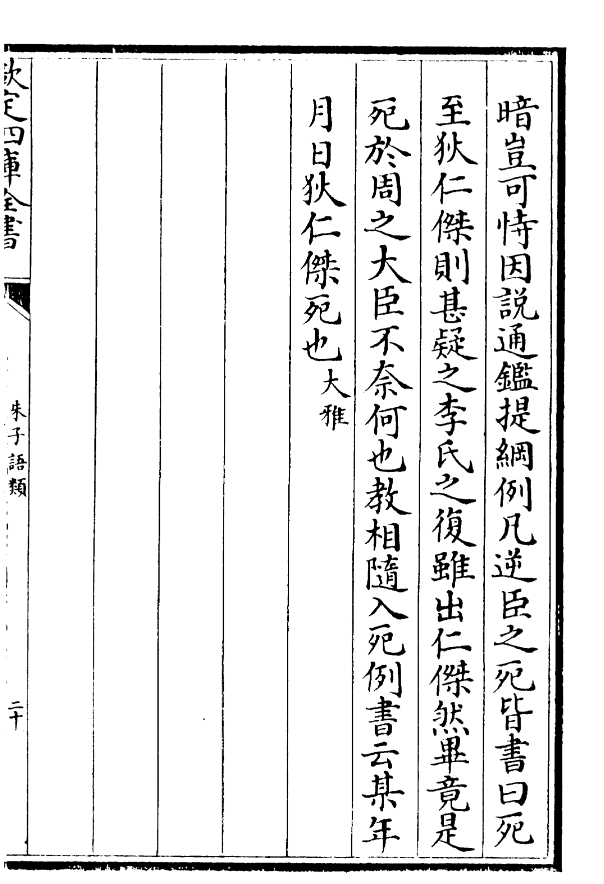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 賜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

書以其人為其王其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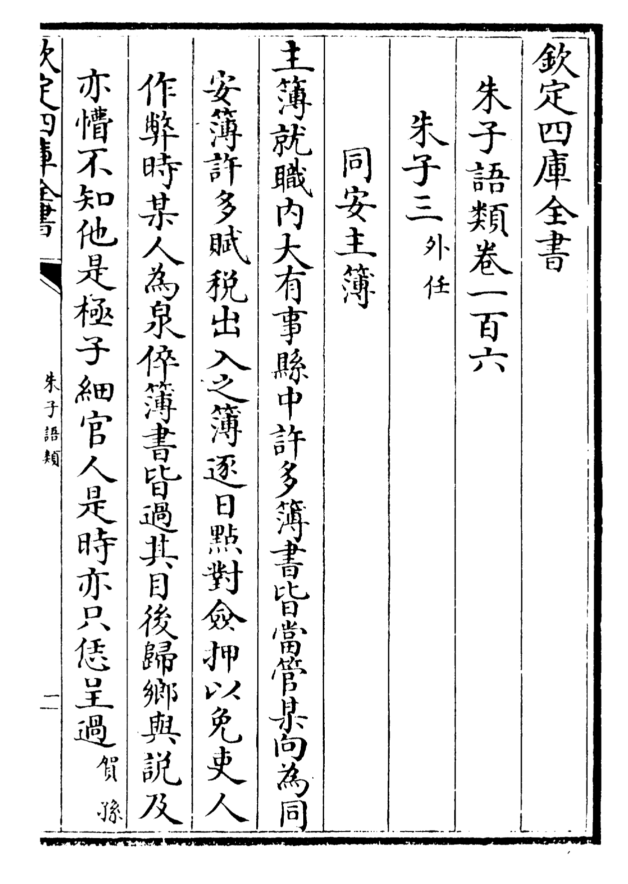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吕氏在漢所謂少帝者又非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弑逆之名耳既云後宫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大雅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别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氏殺盡存者皆愚



暗豈可恃因説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大雅

朱子語類卷一百五



朱子語類卷一百六

朱子三 外任

同安主簿

主簿就職内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為同安簿許多賦税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為泉倅簿書皆過其日後歸鄉與説及亦懵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是時亦只恁呈過賀孫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

税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

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税仰人户鄉司主

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

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

怕時舉

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預榜曉示

令其具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

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

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

問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蓋

是專達與給納官司及有兵刑處朝廷皆給印今之

官司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請

印又須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某在同安作

簿去州請印當時有箇指揮使并一道家印緣胥吏

得錢方給某戲謂要做箇軍員與道士亦不能得又

見崇安縣丞用淮西漕使印人傑

南康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刻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内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糴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舡糴三分米至於客舡不來𦕅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

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舡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更新米一番亦縁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為南康官吏之害璘

某在南康時民有訟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移不納税又有訟望鄉復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業也淳

道夫言察院黄公(鈸字用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録晚過廨舍知録云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囬至軍院則其人冠屨儼然初未嘗經栲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寛弛

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其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令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賀孫聞之先生云因出謁回即使吏杖之

譙樓下方始交割○道夫○人傑録云因說劉子澄好言家世曰某在南康時有一子弟騎馬損人家小兒其訊而禁之子澄以為不然某因講西銘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

之為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遂痛責之大概人不可有偏倚處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蓋雖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及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懼某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揚

總論作郡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點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

理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石漳州亦六七萬石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麽合殺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

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_僩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憑地麄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

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賀孫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為自家私恩於是立為定例看甚麼官員

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 賀孫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 逵 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其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

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折書若無他方令其去人傑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人傑

浙東

而今捄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説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

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捄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自修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三倍可學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

城下兩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入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便辨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牕關防再入之人 璘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戸歌先生之德先

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頼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戸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令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聦明誠信者處之聦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所紿譎詐之

士則務欲容於此大不可可學

浙東之病如和買之害酒坊之害置酒坊者做不起破家做得起害民如鹽倉之害如溫州有數處鹽倉置官吏甚多而一歲所買不過數十斤自可省罷更欲白之朝出鹽之地納白戶鹽却令過私鹽升

某向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僉名押字至紹興府牒吏亦請僉名某當時只押字去聞王仲行有語此

伊川所謂只第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舊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狀某以為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留

守只牒建康僉廳若非前宰執只當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鄰路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縣於鄰州用牒却有著令德明

因論監司廵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道夫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

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
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别有曲
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
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
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
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
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
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

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訴母不便其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寃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為然其後

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其有罪

蓋不可掩賀孫

漳州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黄知録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

為事其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
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
物論延請黄知録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
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
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
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
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
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

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耻之 淳○寓録少異

詣學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處都不曾見 道夫

先生熟聞知録趙師虙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

道夫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鼓惑等事先生蹙頞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於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人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如汀民事定光王佛其

惑亦甚其佛肉身嘗留公廳禱祈徼福果有知道理人為汀州合先扱畀水火以袪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皆然此弊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舡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無知者之所為耳謨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令逐

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效因與説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

先生因云公道韓公兵法如何又云刺陝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儂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劉云聞廣中都無城郭其處種竻木為城枝節生刺刀火不能破 賀孫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麽所在千箇萬箇都喎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

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體這般法意是多少好某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

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蕭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為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項敘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

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著事情某不免先為畫樣子云某官令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麽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

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囬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説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

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
建陽受建陽民户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
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
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
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
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
得其為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
其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

之内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歷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筭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令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

使一番錢到倅廳發田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
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
甚好後來一向埋没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
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
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為無甚緊要在漳
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
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却
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

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朞為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朞人世為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剗割戶税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法意㝡好令為人父母在不異財却背地

去典賣後來却昏賴人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
只是因其人私意申請法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
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
了皆不期於必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為閒事如
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
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
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恥者本無忌日乃設為
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無紀

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手都没收殺其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闕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合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

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訖未委令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貢如何仰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如此邀求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

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剌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他又如奏罷一縣令即申請一面差人待闕候救荒事訖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來爭上去部裏論部裏便判罷權官後來與申去云元初差這人乃是奉聖旨令救荒盡與備許多在前及後部中行下乃前列聖旨了後乃仍舊自云合還下替交割職事直是恁地胡亂行移略不知有聖旨那箇權官見代者來得恁地急不

能與爭自去了　賀孫

敬之問淳熈事類本朝累聖删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正緣是删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析用盡了到親亡却𢹂法負頼遂著令許私分又某𨒪在臨漳豐憲送一項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計嫁其嫂而又以已子添立併其産業後委鄭承看驗逐項剖析

子細乃知其情賀孫

頃常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絹或非所有則以上供錢對易於出産州軍最為煩擾如漳州舊與信處二州對易每歲本州為兩州包認上供錢若干盡數解納而兩州絹絶不來太守歲遣書饋懇情恬不為意或得三分之一措發到一半極矣然絹紕薄而價高常致軍人怨詈傅景仁初解漳州以支散衣絹不好為軍人喊噪不得已以錢貼支始得無

事歲以為苦興化取之台州更是田遠此事最不難理會而無一人肯言之者不知何故既知漳不出絹信州處州有之何不令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州以錢散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不願得絹盖今絹價每疋三千省而請錢則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曲勞複之過改之何妨　僩

本州鬻鹽最為毒民之横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先生

至石丈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罷瀕海十一鋪其餘諸鋪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皆充塞先生曰朞而今方見得鹽錢底裏與郡中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廹無及矣淳

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

可稽考惟通判使用更無稽考通判廳財賦極多某在漳州凡胥吏輩寀坐有優輕處重難處盡與他擺換一次優者移之重處重者移之優處惟通判廳人吏不願移換其曰你若不肯盡與你斷罷於是皆一例擺換盖通判廳財賦多恣意侵漁無所稽考也個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申以為可行而泉州顔尚書操兩可之説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黄伯耆輪對再論

其劄子未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與泉汀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何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滚纏過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

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為去年上朝廷文字及後來抗詞請皆有後時之慮今日却非避事可學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闕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唪嚇以為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

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為不可其下者因翕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況其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過矣今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此

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淳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著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著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温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温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

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必大○人傑録云某在臨漳欲行經界只尋得善熟者數人任之大抵立事須要人才若人才難得不成便休須着做去又一條云立事之人須要硬擔當死生以之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静及英廟疾亟迎立頴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温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壇中之後區為茆庵庵三牕左牕櫺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剥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

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圜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淳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為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脩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别

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朞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謗然疑譁然毁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輙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

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逌改復生業至是叉碁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為恨哉淳

先生因說邑中隕星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脩人事合當拘家家蓄水警備因舉漳州之政○賀孫

建寧自鄭丙程大昌至今聖節不許僧子陞堂說法他處但人不敢擔當住罷某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只不許人問話頃曾孝叙知青州請一僧開堂觀者甚

衆其僧忽云此知州是爾青州半面天子孝叙大皇恐即時自刻枷此僧送獄必大

先生除江東漕辭免文蔚問萬一不容辭免則當如何曰事便是如此安排不得此已辭了而今事却在他這裏如何預先安排得文蔚

潭州

在潭州時諸學陞堂以百數籤抽八齋每齋一人出位講大學一章講畢教授以下請師座講説大義曰大

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 琮

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躐等之患曰躐等何害若果有會躐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

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　琮

先生至嶽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爲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説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

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氓何異謙

客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辦

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絶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絶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曰其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隱木之

不得出來便敗且如任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為五年計然後大舉因金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違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

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德明

或問脩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瀚恐事大力小兼不得人亦難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馭衆之將可用張倅云向來靖康之變金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闊遠難守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闊遠之故稍縮令狹却易修周伯壽云前此陳君舉說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城完財物盡

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庫不當修城曰此是秀才家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自當修先生又云向見張安國帥長沙壁間掛一修城圖計料甚子細有人云如何料得如此恐可觀不可用張帥自後便卷了圖子更不説著周益公自是怕事底人不知誰便説得他動初益公任内只料用錢七萬令甎瓦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譙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其日見客其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麽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呑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抓著不痒搯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

事官相見蓋恐幙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先生在潭州每間日一詣學士人見於齋中官員則於府署○僩

令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

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録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内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

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銖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敵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上所以得帥長沙之命過

朱子語類卷一百六

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柱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録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内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

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 銖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敵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上所以得帥長沙之命 過

朱子語類卷一百六